

2015 书评特辑(三)

丰子恺与猫结缘的喜乐人生

——读丰子恺图文集《阿咪》

■ 文/侯坤



丰子恺一生与猫有缘，他养猫、写猫、画猫，对猫怀有一种又爱又恼的可爱情绪。丰子恺的家中常有三五只猫相伴其左右，他的漫画里也总少不了各种猫的身影，可以说，猫已经融入丰子恺的生活和创作之中。虽然丰子恺嘴上说“我并不喜欢真猫，不过在画中喜欢画猫而已”，但看看小猫们或伏于他肩头或端坐在他头上的亲昵情形，丰子恺似乎“口是心非”了呢。

丰子恺曾养过一只猫，名曰“白象”。此猫几经流转，由他人手中送至丰子恺

家中，丰子恺不嫌弃来历，对它却很是喜爱。“白象”喜欢跳到丰子恺儿女们的腿上，不客气地睡觉。每当此时，因为不忍打扰“白象”的美梦，儿女们总是一动也不敢动，但时间久了又经受不住，丰子恺只好在旁边为抱猫的女儿们端茶送水、拿报纸、换鞋，忙得不亦乐乎。表面看起来丰子恺是服务于儿女们，但连他自己都说，我这是间接服侍“白象”呢。年轻子女为了护猫不忍动弹，丰子恺老两口在侧代替护猫者动作，此情此景生动有趣，爱心满溢，怎能说丰子恺不爱猫呢？

当然，丰子恺说他不喜欢真猫，也是有理由的。用丰子恺的话来说，猫们最爱“贪污”，闯了祸真是令人气恼。丰子恺在《贪污的猫》一文中，历数了家中几只猫的“罪状”，将它们犯下的几宗大案一一记录。一天，家里的厨师买菜回来，把菜篮向厨房的桌上一放，便去解手了。回来时，菜篮内的一条大鳊鱼不翼而飞。东寻西找下，厨师发现躲在篱笆里“分赃”的几只猫，因分得不均，

正在吵架。厨师把猫教训了一顿，但“赃物”已经大半被吞，只好任由它们去吃了。还有一次，厨师购买了大量猫鱼，准备屯起来给猫冬天食用，尽管放在了高处，还是被猫们趁着夜色吃了个精光。又一次，丰子恺一家人吃饭，刚做好的大鱼，一不留神就被猫们拖走了，还放在新买的白床单上大快朵颐……

按理说，这些猫们常常这样惹祸，丰子恺应当渐渐嫌弃起它们。哪知，丰子恺反倒为猫们争取“权益”去了。丰子恺与太太争辩，说是猫们吃得饱，才屡屡偷吃闯祸，如今物价上涨，猫的“餐费待遇”也应当水涨船高。您瞧瞧，面对这些淘气的猫们，丰子恺不但不加责备，还为它们讨要更好的伙食，足见他有多么喜爱这些猫了吧。

不止在生活中与猫为伴，丰子恺还把猫写进了文章里。他为“白象”的离去而在《自由谈》上发文悼念，更撰写长文为爱猫“阿咪”留下了文字肖像。当然，作为著名漫画家，丰子恺更不会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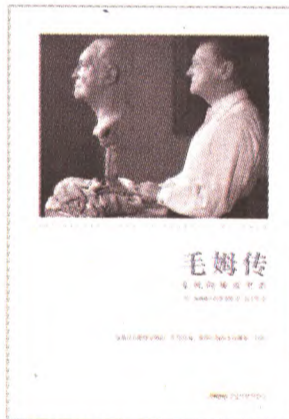
记让猫入画。在丰子恺的漫画作品中，常有一只猫存在，它们或者跟蘸水笔抢水喝，或者在稿纸上睡大觉，或者端坐在客人后颈上。即便猫儿成不了画中的主角，丰子恺也要将它的身影画在一旁，成为一笔灵动的点缀。若不是对猫有一份偏爱，猫儿如何能得到丰子恺的如此“重用”？

有猫儿相伴的人生，温暖有情，滋味悠长。或许正是想为读者绘制这一幅“猫儿伴人，看四季流转，守花开花落，共度乱世与升平”的美丽画卷，新近出版的图书《阿咪》中集结了丰子恺写猫的数篇散文以及丰子恺画猫的百余幅漫画作品，第一次将丰子恺谈猫画猫的图文集于一体。丰子恺笔下，那些顽皮活泼的小猫，既可爱又可恼，却贯穿于丰子恺的生活与创作，在猫与人之间的亲密互动中，构筑了一个有情世界。人常说宠物是主人的一面镜子，在猫儿自由、纯真、可爱、顽皮的生活印象之下，丰子恺温润如茶的心态和敦厚善良的性情，仿佛真实地呈现于我们面前。

编辑推荐



《荆棘鸟》是一部世界著名的家世小说。家庭秘密、禁爱、新大陆的繁重劳作交织在考琳·麦卡洛这部畅销传奇之中。小说以女主人公梅吉和神父拉尔夫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描写了克利里一家三代的故事。克利里家族在20世纪早期来到了澳大利亚，在广袤的德罗海达牧场谋生。小说的时间跨越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麦卡洛在这广阔的历史大背景下，让主人公轮流登场，上演从1915年至1969年间发生的故事。然而全书的核心还是菲和帕迪·克利里的独生女梅吉和英俊的教区神父拉尔夫之间不可能实现的爱情：拉尔夫一心向往教会的权力，却爱上了克利里家的美丽少女梅吉。为了他追求的“上帝”，他抛弃了世俗的爱情，然而内心又极度矛盾和痛苦。本书问世时引起轰动，在各国畅销不衰，并被多次搬上银幕和荧屏。如今，它对新老读者的影响力依然如缕不绝。



目前市面上唯一正式授权的毛姆传记。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生于1874年，卒于1965年，他是英国历史上最富盛名的作家之一，也是二十世纪“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他的小说《人性的枷锁》、《刀锋》、《月亮与六便士》、《寻欢作乐》等多次再版且长销不衰，在今时今日仍然不断被新的读者阅读、谈论，成为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

投稿信箱

《石景山报·书评》征如下稿件：

- 1、对各领域优质图书的书评。
- 2、对图书内容的分析批判性评论。
- 3、书话，一切与读书有关的精妙文字。

优秀作者可建立长期联系，担任本报书评人。字数一般控制在1200字以内，优稿优酬。

来稿请注明“书评”字样，稿件仅限电子文档，不收纸质稿件，文本内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来稿寄到如下信箱：

shuping0926@126.com

“焉识”是个反问句

——读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

■ 文/十二



1937年上海沦陷，张爱玲放弃了去英国读书的机会，转道香港，后来写出了以“沦陷”为背景的小说《倾城之恋》；钱钟书本来去上海接杨绛，却因沦陷而困于此地，闲来无事写了同样以“沦陷”为背景的小说《围城》。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各院部收拾了行李落荒而逃，百姓们带上家小，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涌入内陆。于颠沛流离之时，人的身体都是弃物，何况精神。就是那个光景，陆焉识——生于富贵之

家、接受西方教育的风流公子，在走与不走之间挣扎。对那命运硬塞给他的几个女人，他一直是想躲想逃的。然而，儿媳也好，妻子婉喻也好，女儿丹珏也好，责任总是要负的。从命数的角度说，焉识又该走，又不该走。若是走了，也许生不出那后来判了死刑、去青海服刑，又为了见婉喻而逃回来、几番险些丢了性命的20个年头的故事。可若是走，兴许早已在集体逃亡重庆的船上，因“不够强壮也不够无耻”而于滚滚江水中溘然而去。

焉识吃菜，是儿媳剥出的菜心中最嫩的部分；焉识看书，是要在理查饭店、霞飞路和舟山路上的咖啡馆里泡上一个下午或者一天的；焉识骑马，是要做美国马术俱乐部里的唯一中国籍会员的；焉识谈恋爱，是在中国扣着东亚病夫的帽子时，就交了意大利女朋友的。

焉识保养得当、衣着考究、极具吸引力。然而，故事的开始，老几在大漠里服刑的第四个

年头，就已经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牙齿松动，因为风霜日晒脸皮不知换了几层，看上去，全然是一个老头子。当一个人的生活被历史车轮碾压之后，皱纹在他脸上是用加速度漫延开来的。曾经的公子陆焉识，变成了犯人老几。在大漠上，他经历大逃杀似的，在大自然、犯人、管教的围猎之间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

若说知识到底有什么好处，我想体现在焉识身上，便是能够危难中存有希望，保证精神不死，而精神又带动了身体的存活。在艰难的生活面前，他一边与身体上的苦痛抗衡，一面细致地思索过去，尝试把那些自己曾经疏忽的过眼云烟回想起来。就这样梳理了四个年头，他才终于发现自己一生忽略的一个事实，一个习焉不察的事实，他爱婉喻，被儿媳硬塞给自己的发妻。为了这个惊人的发现，他策划了一系列的逃亡，殊不知，重新修改命运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小伤小痛且不提，最惨痛的代价是没时间了。

陆焉识若真有其人，大概也没有想到，又再50年后，他的故事被搬上大屏幕，被一个叫张艺谋的导演加加减减，成了首映几日便过亿，并且是IMAX大屏播放的电影。残酷的人生过程被略去，重重地呈现了一个惨淡的结局。如果没看过这本书而直接观影，会觉得电影本身好看，反之，则觉得缺少了很多东西。如果没看到中间的苦难种种，怎知焉识用了二十年、搭进去大半条命，而后终于回到婉喻身边，婉喻却因脑退化症已经完全不认识他的那种痛苦。又怎么知道，即便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他仍然能够安之若素，静静地陪伴着一个又熟悉又陌生的女人走完自己的人生。

陆焉识只是那个时代里的一个小小的人物，在时代的洪流里辗转颠簸，后来成为命运之神指缝间的漏网之鱼。《陆犯焉识》说的是生之为人，便是能够参透历史的秘密，又焉能预知自己的命运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主人公名为焉识的原因吧。